

吴应箕钞本《甲乙遗诗》考

周 兴 陆

吴应箕(1594-1645),字次尾,号楼山,安徽贵池大演(今石台大演乡)高田人。他是晚明著名的文学家和抗清英雄,曾参加复社,起草《留都防乱公揭》揭露讨伐阮大铖。清兵破南京后,在其家乡坚持抗清,被执不屈,英勇就义。著作有《读书止观录》、《东林事略》、《启祯两朝剥复录》传世,诗文集有其后人所辑《楼山堂集》。

关于《楼山堂集》的刊刻流传,今贤章建文先生《吴应箕研究》有较为详细的梳理。大致来说,吴应箕生前,于崇祯十二年(1639)自刻了《楼山堂集》十二卷;顺治二年抗清失败就义后,诗文散落,其复社社友张自烈、刘城等多方搜集,后遇吴应箕之子吴孟坚(字子班),“又采掇细碎入之”(李时《楼山堂集跋》),自顺治十一年(1654)谋梓,顺治十五年(1658)秋才付梓完工,刻成《楼山堂集》二十七卷。至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吴孟坚又搜集得遗文六卷遗诗一卷(遗诗为崇祯十六癸未年所作)合编,重新刊刻了《楼山堂集》二十七卷、遗文六卷、遗诗一卷。在乾隆年间,《楼山堂集》因有违碍文字,遭到禁毁。直到晚晴同治、光绪、宣统年间又重新刊刻,然篇目没有增加,文字也无多少差异。

正如吴应箕之子吴孟坚在《楼山堂遗文》卷首所说,“余先子乙酉殉节后,生平撰著尽散”。侯方域《楼山堂集序》也说:“其死时文章散佚,而当路大臣(按,当指阮大铖)又曾上露布,著以殷顽之目。以此见者皆以为讳,甚至片言只字,毁灭之恐后。”因此,吴应箕的文字散逸不存的,当不在少数^①,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之《楼山堂集》,在《楼山堂文集目录》下著录“《楼山堂前集》二十七卷(已刻行世),《甲乙遗诗》一卷(已刻)”,然《甲乙遗诗》一卷,后世研究明清诗集文献的学者均未提及,似乎也不存在了。

^①按,章建文先生《吴应箕研究》(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9年)曾据总集、题画、砚铭等辑录了若干佚文,然亦误辑了数诗句,如第113页《和宗子相》“醉杀江南千万山”,此句本来就是明代诗人宗臣《过采石怀李白》的末句。又第115页《题壁诗》“韩亡子房奋,秦帝鲁连耻”,这两句是谢灵运诗句,见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和各种谢灵运集,均非吴应箕逸句。

然事实并非如此。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卷钞本,外封题《大明吴楼山先生诗钞》(下文简称《诗钞》),就是《甲乙遗诗》的传钞本。这卷《诗钞》,首页首行下署“族弟筵山宾注、后学沈栖桐藏”。“筵山宾”即吴应筵,字山宾,后名非,吴应箕族弟。诗中的一些注释就是吴非所为。沈栖桐,待考。《诗钞》书写工整,半页九行,行二十三字,录乐府6题7首,五言古25首,七言古25题26首,五言律44题67首,七言律64题97首,五言绝句3题4首,六言绝句1首,七言绝句16题40首,联句1首,又补各体凡7题9首,与《所欢赋》、《老娼赋》。

为什么说这部《诗钞》就是吴应箕的《甲乙遗诗》呢?先看《诗钞》后面的几则序言和题识。彭而述序曰:

予之交次尾先生,自甲申始。先是,次尾刑牲(周按,此即“结社”意。)东南,牛耳天下。予闻(热)次尾名二十年。甲申板荡,辟地江左,晤先生于芜阴舟中,一见如旧识。继以所新(“新”字衍)亲之官处(度)州寓秋浦,是为乙酉。先生乃栖我横山别业,距先生庐止一弓地,朝夕触石梁老枫下,出生平所(祖)构竟读之,益(抑)深服为天下士,大抵似蔡中郎。初至吴中,异人异书,私心自慰,先生亦雅好余所撰著,亡何,侂冑秉钧,北事鼎沸(疆场孔棘),贼溃潼关,卷甲南下,遂有武昌左良玉之事。当是时,建业草昧乱政急行,相传妄男子有黄楼诣阙之事,为权相马士英所阨,置之犴狴。于是远近煽动,良玉移檄,以关东诸侯为名,旌旗蔽江下浔阳,皖城一带烽火千里。先生谓我曰:“此非晋阳之甲也,当有所慑而来乎?不则,非陶侃之诛王敦,乃苏峻之挟庾亮耳。”倏然(遂)有从中而起中兴自任之意。作为诗歌,声泪俱下,间复以诗作谶,且曰:“不幸而中,则国事去矣。”未几(居无何),一一如先生言。余是年秋别先生如楚,先生竟以是年誓师,未竟其志而死。余官楚时,读邸报,知先生状,曰:“壮哉悲矣!夫下邳僭统,康乐羞臣;伯(霸)先承运,王琳兴戈,古来忠义之士何代蔑有?然强半资一命阶尺土,有籍而成耳。事之不成,则天也。先生以布衣欲为举世不(所难)为之事,是精微之见也。然而壮哉悲矣夫(悲矣壮哉夫)!”先生读书万卷,十七史罗列胸中,岂不洞悉顺逆兴亡之故,而甘心一掷!顾独念(朝廷)养士数百年,忍复与举世相雷同,当亦兴朝之所不贵也。人曰先生之所为者极难耳,先生自视则以为公孙杵臼,我为其易者耳。

岁在戊戌,客秣陵。遗孤孟坚间关(跋涉),谒余于回雁峰下,出先生《甲乙诗》,为予读之,感念前游,伤心陵谷,殆不禁涕泗之横流矣。拭泪援笔跋之简末,属孟坚不必镌以示人,但写数通焚之(尊公)墓门,告吾先生灵焉可也。中州盟弟禹峰彭而述拜题(下,作《九歌》卒章可也)。

此序亦见于彭而述《读史亭文集》卷二,题目正是作《吴次尾甲乙诗序》(上引括号内文字,即据此校)。

《诗钞》彭序后接着有沈士柱和冒襄的题识。沈士柱题曰:

呜呼,此余友楼山先生《甲乙诗》也。忆甲申罹党祸,先生顾余里舍。时匆匆出亡,舟过抗直招忌,独余与芑山、耕岩知之最深。今其人已千古矣,俯仰十四年,藐孤子班出所书见示,天荒地老,国破家亡,诵遗言若在初没,予不禁涕泗之横集矣。同学弟士柱拜手题。

沈士柱(1606-1659),字昆铜,号惕庵,芜湖人。参加复社,与吴应箕关系密切,曾列名《留都防乱公揭》,与吴应箕一同遭阮大铖迫害。南明灭亡后,继续从事反清活动,后被杀害。这则题识所谓“俯仰十四年”,即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十五戊戌年(1658)。冒襄的题识云:

自癸酉迄甲申,与楼山文酒如一日也。风雨晦明,抵掌掀须,余每遇楼山于声气文章之外。海内何人不知楼山,然真知楼山者,在己卯、壬午间正少。至今日而楼山真面目见矣。丁酉仲秋,令子子班过秦淮访旧,惓惓于余,因出此册,同其年、田伯诸子共观,血泪墨痕,仿佛当日抵掌掀髯时。异日合其家藏楼山诗文手札册子为双璧,日月忠孝,淋漓笔间,余得附其后,幸矣。水绘庵同学弟冒襄拜手识。

这里所提到的“其年”,即陈维崧(字其年)。吴应箕与陈贞慧交谊密切,维崧乃陈贞慧之子。“田伯”即方仲德(字田伯),方以智之子,也是吴应箕的后辈。冒襄与吴应箕交往甚密,吴应箕《城南舟中》“深怀数子俱”的“数子”,据吴非注,就包括冒襄。据张自烈《再告吴次尾文》,在他费力筹措资金准备刊刻吴应箕集子的时候,冒襄主动提出捐资襄助吴集的刊刻。然而冒襄的这则题识却不见于他的《巢民诗文集》,算是一则佚文。不过冒襄《巢民诗文集》提到“丁酉八月九日,余病卧秦淮,梅杓司、陈其年、戴务旂、吴子班、沈方邨、周式玉、陈大匡、刘王孙、方田伯、位伯冲泥过访,谭饮榻前竟日”,所记可与这则题识相呼应。特别是冒襄《赠别吴子班四首》之三末二句“有子如君真壁立,好留先业付丹青”,正是叮嘱吴孟坚要把这卷《甲乙遗稿》刊刻出来的意思。

彭而述的序和沈士柱、冒襄的题识,明确交代了两点:一是吴应箕之子吴孟坚在顺治十四(丁酉,1657)、十五(戊戌,1658)年间来南京拜谒父执辈,出示其父的一卷遗诗,各人留下了序言和题识。二是彭而述和沈士柱都提到此卷的书名是《甲乙诗》。另外,张自烈《芑山诗文集》卷十四有一篇作于顺治十四年孟秋的《楼山遗诗序》,其中提到“今年秋,遗孤孟坚趋见余白门,出《甲乙遗诗》视余”,并称赞吴孟坚“年少有挟持,能不坠先人手泽”,当即指此诗卷。后来此卷在吴孟坚的努力下终于刊刻了,上引《楼山堂文集目录》下著录“《甲乙遗诗》一卷”,并标明“已刻”,但不像著录“《楼山堂前集》二十七卷”那样标明“已刻行世”,可能是虽然刊刻,而行世不广。这也是导致后来刻本失传的原因。

康熙年间,朝廷修《明史》,吴孟坚于康熙十九年(1680)携带这部已经刊刻的《甲乙遗诗》和张自烈撰写的《墓志》赴北京,拜谒潘耒,希望先父的壮举

能彪炳史册,得到合理公正的书写和评价^①,最终吴应箕入了《明史》列传。

既然《甲乙遗诗》已经刊刻,那么这个钞本从何而来呢?钞本卷末张皖光的题识作了明确的交代:

吴楼山先生,字次尾,讳可(按,当作“应”)箕,安徽池阳人。明末清兵入关,先生起义恢复,事败而死。此集胡生莲伯于破篋中得之,殆将化为灰烬。民国五年丙辰,予授徒于破罡丁氏支祠,莲伯与焉,举以问予。予爱之惜之,且惧其久而不传也,因怂同学诸生拆开分抄,一日而竣,哀为此本,以备他日刊行。原本仍依旧装好,付莲伯收藏。桐城张皖光谨识。

张皖光(1882-1945)字孝生,安徽枞阳人。曾在桐城名流马其昶家当塾师。这里清楚叙述了他于民国五年(1916)如何得到破败的诗集,命学生抄录而成此本,原本归还。而事实上,《甲乙遗诗》的刻本现已难得觅见,无人提起,唯此抄本,幸存人世。

此本后又经过冒襄的后人冒广生之手而最终庋藏于上海图书馆。钞本卷末最后一则为冒广生手书题识:

《楼山集》,粤雅堂及余同年刘聚卿均有刻本,似较此本为多,然亦似有为伍、刘两刻所无者,当取一校,并正其误字也。疾斋冒广生,年七十七岁。(后钤“水绘庵老人”朱印)

冒广生 1873 年生,年 77 岁则当为 1949 年。提及的刘聚卿者,乃贵池人刘世珩之子。南海伍崇曜和贵池刘世珩先后刊刻过《粤雅堂丛书》和《贵池先哲遗书》,二者均收入《楼山堂集》。冒广生的题识是说,此抄本相对于这两种《楼山堂集》,收录诗篇较少,然也有逸出伍、刘两本之外的诗,值得用来辑佚和校勘。

的确,这卷《甲乙遗诗》是有一定的辑佚和校勘价值的。先说辑佚,《甲乙遗诗》中有吴应箕三首诗,均为各种《楼山堂集》所未收,分别是:

寓楼十六夜

今夕他乡十四年,客心秋色两萧然。

也知明月家家好,迟尔楼头夜半悬。

按,《楼山堂集》卷二十六有《中秋寓楼书怀十六韵》,为五言排律。首二句曰:“暗数今宵月,旅怀十四秋。”与此诗写作背景应该相同。

莫道

斗大双星落,长驱万骑东。

池阳存尹铎,建业好江总。

南北期年尽,山河百战空。

至今先帝泪,犹复洒西风。

题下注:“补一首。”原来《楼山堂集》卷二十五也有五言律《莫道》六首,

^①参见潘耒《赠吴子班序》,《遂初堂集》文集卷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康熙年间刻本。

此是六首之外的另一首同题诗。另外还有一首《王九玉、张箕畴、彭禹峰避乱来就，相与卜宅横山》，亦不见于《楼山堂集》，然章建文先生已据邓汉仪《诗观三集》卷一作作了补辑，不再缀录。

值得注意的是卷末还录有一首《绝命诗》：

满目干戈出汉关，孤云飘泊在溪湾。

生难报国心常恋，死亦驱胡鬼不闲。

漫计君恩深似海，只缘名教重如山。

丹衷耿耿谁堪拟，犹在中天日月间。

并注：“相传此楼山《绝命诗》，然全集未睹，不敢辨其真伪。”顺治二年十月，吴应箕被清兵俘虏，不屈就义。据陈允衡《吴楼山先生遗像赞》，临刑前赋《绝命词》二首，有“半世文章百世人”之句，此句《楼山堂集》已辑入，当是一首《绝命词》残存之句。而彭而述《吴义士传》录了一首七言绝句“蟒衣玉带徒张皇”^①，应该是另一首《绝命词》。那么此抄本的这首“满目干戈出汉关”是否为吴应箕所作，是不是吴应箕的《绝命词》，就值得怀疑了。《甲乙遗诗》抄本注“不敢辨其真伪”，是比较审慎的态度。

再看此诗卷的校勘价值。吴应箕是反清复明斗争的志士，诗歌中有诸多对清兵、清廷的侮蔑性文字，自顺治十五年以来刊刻的各种《楼山堂集》，对于这些违碍文字都以方框“□”代替，这给后人的整理和阅读造成了严重的障碍。所幸的是，此卷诗钞不存在这种情况，均用本字，所以值得用来对《楼山堂集》中诗歌缺字进行校补。如：

《悲东苑》“东苑袁公平台对，自言□□五载内”（当为“灭虏”二字），“岂知□□今已入口”（当为“虏”字）。

《泾上行顾子方杲》“以兹凭吊感今世，寇燹中原□□藟”（当为“胡躏”二字）。

《方密之画天柱峰图相赠作此还答》“此时四海尽烟埃，钩党才宽□□来”（当为“胡骑”二字）。

《无鸡行》序“□□畿辅”（当为“胡躏”二字），“陈生酒酣慷慨泣，为言□□去年入”（当为“逆胡”二字）。“□过犹可兵杀我”、“□去村烟未尽墟”（二空格均当为“胡”字）。

《闻□□有感》（当为“北警”二字）。

《和舆父感事》其一“嗟咄曾忧□□来”（当为“虏骑”二字），“谁料□□不大举”（当为“强胡”二字）。

其二“闻道三河大蔓□”（当为“胡”字）。

其三“□□□□苦无厌”（当为“豺狼夷狄”四字），“□□何日可成歼”（当为“虏头”二字）。

^①彭而述：《读史亭文集》卷十四，章建文《吴应箕研究》第115页已辑录此七绝。

其四“□□中宵处处兴”(当为“虏骑”二字)。

当然,此《甲乙遗诗》钞本在抄写中也有若干讹误,但是上面所举数例对清刻本的缺字的校补,是有价值的。

吴应箕《楼山堂集》一些诗篇有吴非和吴遇的注。此《甲乙遗诗》若干篇下有企石的注。此“企石”或即清代安庆人左企石,府学生,著《左企石诗古文骈体》。这些注释论及诗歌的本事和意旨,对于后人正确理解吴应箕诗,是有意义的。如《封侯行》:

男儿封侯在战力,此语令人增叹息。国亡主死将军封,封侯何须见一贼。黄金有印大如斗,不杀贼奴亦相逼。呜呼,朝廷所贵非爵邑,区区意在安反侧。君不见昔人手握天子玺,丞相如有骄主色。

抄本有企石注:“弘光即位之初,即封四镇,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无尺寸之功,且多骄蹇不法,而滥于爵土,故先生有此作。”诸如此类的注释,也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

·本刊启事·

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,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。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,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,本刊将做适当处理。

《文献》杂志编辑部